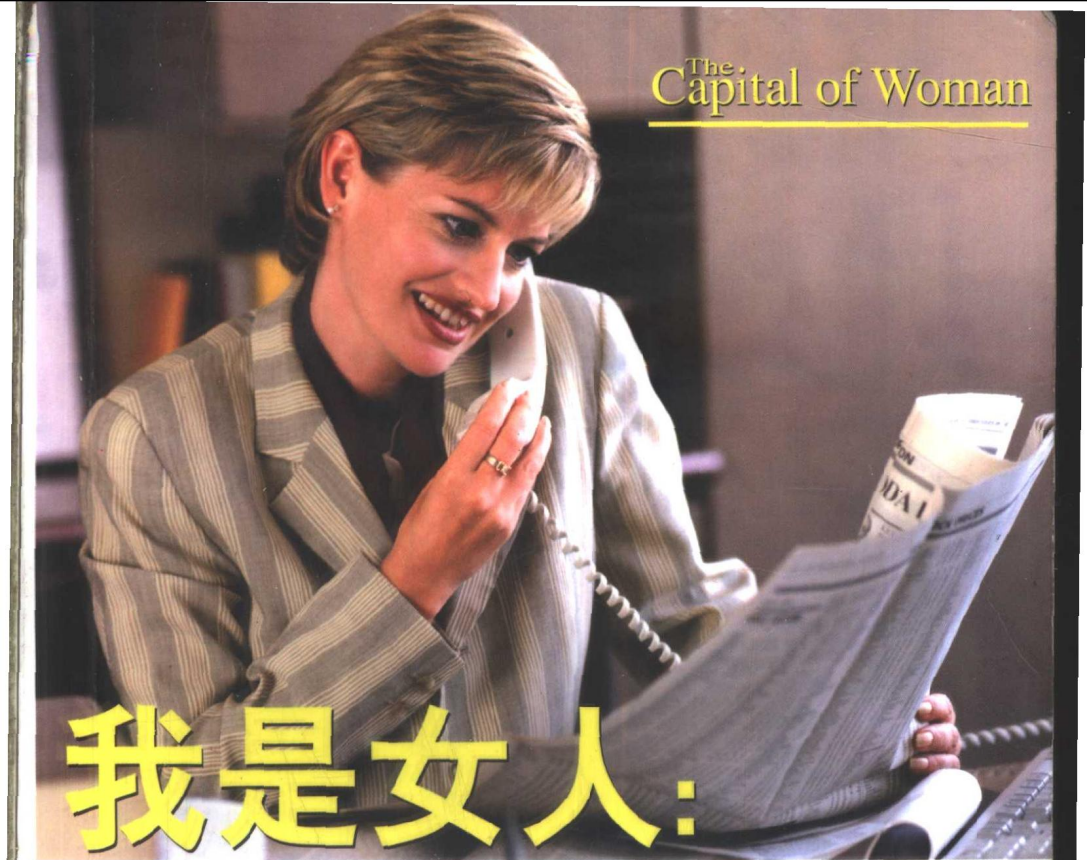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The
Capital of Woman

我是女人：

我骄傲

幸运女人的12种自信

The Capital of Woman

台海出版社

我是女人，我骄傲

——幸运女人的 12 种自信

周耀洁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是女人, 我骄傲/周耀洁著,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
2002.5

ISBN 7-80141-220-6

I. 我… II. 周… III. 妇女-成功心理学 IV. B848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2664 号

台 海 出 版 社

地址: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

邮编: 100009

印刷: 北京洛平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 字数 300 千字

版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141-220-6/Z·40

印数: 1-5000 册

定价: 21.80 元

前 言

燕京远郊有一处苍翠的山岭，山岭间有一处“小桥流水”的山村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村子里有位精神纯朴、良心纯真、容貌纯清的姑娘。姑娘长大后，渐渐地很少言笑，也很少落泪，父母为此纳闷。

一天村子里来了位山外大姐，和姑娘交上了知心。山外大姐开导她说：太阳公公每天照着这大千世界，从来没有分过孰男孰女。他把温暖和阳光平均分给天下的男人，也分给天下的女人。你说古代文人多么偏心呀，把女人的眼泪说成是愁和恨，把女人的笑说成是荡与淫。其实呀，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正是男人的离愁，“欲说还休”的不仅仅是女人的别恨；“高楼秋晴望”，并非都是“往事已成空”的“胭脂泪”。不要“寻寻觅觅”了，“肯舍千金轻一笑”、“人间自有安排处”。

自此，姑娘的天性复苏了，心地开朗了，她告别父母，走向了山外的世界，去寻找一个女人的空间……

结果可想而知，她没能如愿，因为在那个时代，无论是闭关自守的中国，还是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的西欧，都没能给女人们参与社会的任何机会——这不仅仅是我的推测，在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的英国作家劳伦斯笔下，一直在探索

着“给女人一个模式”。他甚至天才地认为“当一个女人是彻底的自我时，她就是达到男人要求她达到的境界。”在他的《查莱夫人的情人》中终于惊喜地发现“能干的男人造就了能干女人的模式，就像医生造就了称职的女护士，生意人造就了精干的女秘书一样。”

引用这段对女人颇不公平的文字，并非有意责怪劳伦斯的文学创意，其实，更应感谢他，是他真实地描述了当时西方“民主”中男女极不平等的社会风貌。

我之所以将这则故事作为前言的开头，不是因为我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同胞们抱不平，因为抱不平的年代也早已过去，本书所述的“女人”，不仅敢哭、敢笑，而且敢想、敢干，敢于放开地打扮自己，敢于挑战“大男子主义”，敢于做男人的主管上司。如今，我们不必要那位“山外大姐”的开导，我们有足够的现代自信和骄傲。

我之所以用《我是女人，我骄傲》作书名，其实也是从现实生活中随手拈来的一个话题。

当我们成家后，门厅墙上就挂着一块记事板，我和他每天各写一句共勉的话。其中写得最多的一个词，似乎就是“骄傲”。

第一天，他写道：

“我是男人，我骄傲！”

我当仁不让地写道：

“我是女人，我骄傲！”

其实，我误会了他，他并非嘲笑我，而是借这句话自勉。因为他终于鼓起了一个真正男子汉大丈夫的勇气，戒掉了抽烟的坏习气。

有段时间，我工作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，为了鼓励自己，我写道：

“我有能力，我骄傲！”

当女儿第一次为背唐诗而流泪时，我为她写道：

“我聪明，我骄傲！”

……

也许有人会认为，“骄傲”是人的大缺点，许多错误和祸患都是由骄傲所至。其实不然，“骄傲”永远是一把双刃剑，不可乱用，但不可不用。这里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：

自16世纪初期以来，来自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的传教士登陆中国沿海两三个港口，并在那些城市里住下来进行贸易。但这些外国人的处境开始很不幸，所处的社会地位很低，英国人在1816年派遣特使来中国，请求中国的天子改善英国商人在广州的贸易环境。得到的回答是，他能否上朝见到皇帝，取决于他是否愿意在龙座上下拜、叩头。这之前，就有荷兰的一位船长曾经这么干过，因为他明白，只要他在皇殿外行了叩头礼，就可以带回大量的茶叶和香料，他一辈子就可以过上舒适的日子。但这位英国特使不愿这样做，他无法为了几个商人的利益而低下一个国家特使高贵的头。其结果是，他连北京的大门也未让进，便被打发回去了。当时的大清朝不可谓不骄傲。

由于瓦特蒸汽机的应用，英国变富了，一帮大臣天天吵嚷嚷要去进行新的征服战，而此时，那位特使首先把中国列在第一号名单上。随后便以突然爆发出来的敌视事件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。中国这扇几千年来封闭自守的红漆大门

被撞开了，英国的鸦片来了，八国联军来了，于是，中国白花花银子一次次地赔出去了，圆明园的古董文物被抢走了，中国皇帝的傲骨也软下来了。

中国的封建帝王们一面命臣子们大念“温良恭谦让”，一面关起高傲的门，日日早朝，养了一大帮思想狭隘，却自认为中国为地球之中心的文武大臣。

然而，一旦这扇高贵的帝王大门丢失了傲气时，又一味卑躬屈节，卖国求荣，把中国几代人的自信和骄傲统统输了出去。

当“五四”的学子们猛然想要骄傲一回的时候，自灭家门的枪口和“数典忘祖”的唾沫，又一齐朝学生们射来。

冤屈了天真无邪的学子，冤屈了孔、孟先圣。学生们要打倒的不是“孔孟”，而是“孔家店”。直到今日仍有人在怀疑当年这帮“孩子”（我们的前辈）。怀疑和责备是每个人的权利，无可厚非，值得反思的是：“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这句忍经，值得我们诵念，但只顾埋头念经，不抬头看路，碰上了南墙也该明白回头，否则，会让一个泱泱文明古国一退步便退后几十年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骄傲有违古圣先贤的古训，其实不然。

20世纪30年代初，一位大洋彼岸的作家隔着太平洋看中国，他那双睿智的眼光中，一下子出现了三位精神导师——老子、孔子和孟子。于是，他伏案疾书，在他那本《房龙地理·中国篇》中写道：

“在耶稣出生前1500或1400年，中国出生了三个伟大的精神导师：孔子、孟子和老子……当时中国具有什么样的

宗教思想，得以出现这么伟大的三位先知先觉者，我们对此不得而知。大自然作为一种力量总是被人崇拜的，特别是那些完全依靠自然而生存的人。”

这位作家就是出生于荷兰而定居美国的房龙先生。他的名字，从20世纪初就传到了中国，他已经成为中国几代读者的朋友和良师。我们在大学宿舍讨论起房龙的作品时，总是那么热烈，那么异想天开。

房龙先生说，中国的古圣、先贤中“没有一位大谈什么谦虚、逆来顺受之类的话”。也许你会认为他孤陋寡闻，没有读过孔子“温良恭谦让”、“克己复礼”这样的句子。不是这样，我们不能这样隔着太平洋，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空去看一位历史的老人，要知道，他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，同时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历史学家。也许在他的理解中，体悟到了老子、孔子、孟子的真谛。而我们自己，受着两千年封建传教士们的“谆谆教诲”的影响，先入为主的东西太多了，自以为是的东西太多了，人云亦云的东西太多了，而圣人的本意却看不见了。难怪当年苏轼远望庐山时诗兴顿发，吟出了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千古感叹。

房龙隔洋看中国竟与苏轼望庐山有偶合之处。

以上谈了这么多，依然没能将“骄傲”一词解释得简明、具体，好在本书并非是写“骄傲”这个主题，而是借了“骄傲”这顶帽子，戴在了一张现代自信的女人头上。这顶帽子底下有我、有她，也有你；有女人，也有男人。

不无遗憾的是，由于工作节拍太紧促，写作无法一气呵成。前半部分是自述性的记叙，而后大半部分则是推介性的

描述。但愿这份遗憾能变成读者想象的空间，让我们共同塑造一个现代女性的自信和骄傲。

前言只能到此为止，我又要走进自己的试验室，在那里，我的思维将进入另一种生物的大千世界。原谅我吧，没能写到更好就匆匆忙忙交了卷，希望下一本书有新的交流机会。

谢谢！

2002年4月10日

引子

如果你是一个女人，
不要忘了一个女人应有的
骄傲。

——自题

我的乳名

当我第一次戴上博士帽，穿上博士袍，徜徉在未名湖畔时，心里总在一遍遍告诫着自己：“二子，你是博士了，骄傲吗？自豪吗？你抑制不住心跳？你自个儿笑出了声？你给父母接连发去了三份电报？你平生第一次进美容厅化了一次妆？是的，你值得骄傲！这20年来的学海生涯多么不易呀！二子，你可千万别为这份骄傲而忘了一个女人与生俱来的那份骄傲。”

“二子”是我的乳名。我出生前，父母盼望生个小子；我出生后，父母也并未失望，我的天真和聪颖给了他们新的希望。父母对我的第一声昵称是“二子”，往后一直未改口，从小叫到大。在父母的心目中，我就是他们盼望的“二子”。

叫我“二子”，并非我排行老二，只是取个“儿子”的谐音，因为父母一直就未生过儿子。

如今我听到父母一声“二子”，打心眼里升起一种奇特的自豪：我竟然能满足父母求子的心理。所以，当我戴上博士帽时，越发感觉“二子”这个乳名的亲切。

女人的光环

其实，我并没有足以值得骄傲的姿色和打扮，但我听到的多是一些并非恭维的评价：

“你是我们女人中的佼佼者。”

“你是一位成功的女性。”

他们不了解我，就像他们只知道我现在这个名字，而不知道我的乳名一样。我无法附加更多的解释，只有一句大实话：

“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。”

他们都不以为然，认为我是伟大的谦虚。

我不懂得谦虚，害怕在谦虚中丢掉了一个女人的自信。本来女人在世人眼中有许多不足之处，似乎所有的光环都戴在男人头上，至少在我出生时，在我那个出生的山村里，人们是这样认为的。

女人就没有光环？不是，女人有母性的心怀、柔顺的魅力和生理特征，这些光环是男人所没有的。不错，一顶黑色的博士帽、一份令人神往的工作给了我附加的光环，但这两道光环只有环卫在女人光环的外圈，才能显示出她的周长之

大和亮度来。

不错，我是个在北大校园从本科、硕士、博士一“黑”到底的北大学子，但我毕竟是一个女人，每次填表，性别栏只能写一个“女”字。工作分配时（我们那时候还是由政府分配），就是因为这个“女”字，我的名字被那个我心仪神往的单位领导不明不白地勾掉了。这段苦水且留待第一章慢慢地倾吐吧。

求证女人的自信

中国古代的男人看女人：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“女人是祸水”。

孔子的《论语》中为女人留下了一句千古骂名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”

我第一次听到这句海骂时，是在小学上五年级。

我们班男生比女生多，但男生总认为班主任偏着女生。有一次上下午第一节自习课，我们女生几乎全迟到了，教室的门窗被男生们栓上了，无论我们怎样央求，他们就是不开门。他们要报复我们，因为这节自习课上，每次男生迟到，只要碰上班主任都会被罚站门外，而女生迟到却每次都是绿灯放行。不知是为了报复我们女生，还是为了报复班主任的偏心，他们不但不愿开门，还七嘴八舌说些打俏女生的怪话。一位个儿矮小的男生竟然走到窗前，隔着玻璃给我们看一张字条，上面用毛笔写着歪歪斜斜的一句话：

“孔子曰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”

自此，我和我们班上的女生都恨上了孔圣人。

上了大学后，这种恨渐渐地消散了。因为我开始接触到西方先哲们的著作，在那些号称“自由”、“民主”、“平等”的国度里，文人们写出来的书，骂起女人来比孔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信？不妨挑几段你们听听。

柏拉图在《国家》一文中说：

“你的主张是正确的，女性一般比男性低劣。尽管很多女人在许多事情上优于男子，但总体而言，你的观点是正确的。我（苏格拉底）说，男人和女人的天赋是一样的；男人所追求的也是女人所追求的，但是总体来说，女人劣于男人。”

亚里士多德在《动物的起源》一文中说：

“事实上，女人是残缺不全的男人。”

西方哲学先驱师生三代都在众口一词地骂女人。

莎士比亚在《哈姆莱特》中写道：

“脆弱啊，你的名字就是女人！”

他又在《亨利八世》中写道：

“女人的心总是爱地位、金银、权力这些东西，说实话，就是福气，就是上帝的礼物。”

黑格尔在《法哲学》中写道：

“妇女当然可以教养得很好，但是她们天生不配研究较高深的科学、哲学和从事某些艺术创作，这些都要求一种普遍的东西。妇女可能是聪明伶俐，风趣盎然，仪态万方的，但她们不能达到优美理想的境界。”

叔本华在《妇女》一文中说：

“妇女适宜作我们童年的保姆和教师，事实上她们本身是幼稚的、轻薄无聊的、目光短浅的。”

号称女性问题专家弗洛伊德在《精神分析引论新教程》中说：

“我们得承认妇女很少有正义之感，而这又和她的妒有关；因为正义的要求只是妒的变化；这些要求也就是令人愿意消妒的条件。”

.....

我不是学文科的，也不是做女人问题课题的，只是一种求证女人自信的欲望始终怂恿着自己，是一种对男孩子不服气的“妒火”时时在心中点燃。

无论是东方的古圣，还是西方的先哲，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结论。多少年来，我不知道去问谁，不知道到何处、

用何种方式去求证女人的自信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

有求索总会有结果，也许求索的后面才有自信。

看山，无非看自己

92年仲春，正是日本樱花引无数行人竞“折腰”的季节，我们一行到了东京。学术讨论的间隙，偶尔有个半天的假期，可以自由活动。我立即打电话给一位大学时的同学，她已旅居日本，并且与一位台北“先生”成了家（“台北先生”是她给我的信中对男朋友的昵称，他大她15岁）。

见面的时间实在要以“纳秒”计算了，在她们家，我们各自抢着问候！叙说着各自的家常，无奈话题太多，只好猴子摘玉米，边丢边摘，似乎要在这有限的几小时内说完分别七年的话。

“你看杏林子。……你看杏林子！”她丈夫，那位台北“先生”高声插上话来，几乎是一种惊呼怪叫的腔调，我怀疑台北人说话就这样。

同学竟然丢掉我们的话题，凑过去和他丈夫一起看录像，并且参加进了她丈夫的讨论，我像被人从飞机上推出舱门似的，一种天大的委屈使我如坐针毡。

“来。”她将我拉近去，对她丈夫说：“快给我老同学讲讲杏林子的事。”

什么杏林子？怎么初来乍到就给我讲一个从不认识的人？我莫名其妙地被她拉了过去，很不情愿地看着录像画

面。画面上是一位雍容雅贵的女人，很有一种贵夫人的风度。

“这是他过去的恋人。”她指着丈夫神采飞扬地介绍说。

原来，这是她丈夫小学时的同学，名叫杏林子，原名刘侠。她从小就风姿绰绰，称得上台北所有小学校的“校花”。不幸的是，她12岁时，便开始患上了“类风湿关节炎”，至今全身关节全部损坏，几十年来，病榻缠绵，彻痛异常。可是，她凭藉对人生的信心，对生活的渴望和对其他残疾儿童的关爱，她冲破了怨天尤人的樊笼，挣脱了病痛的枷锁，超越了残疾的障碍，一边大量地著书写作，一边去爱她周围的人，点燃起对人生、对生命、对生活的希望之炬。

我毕竟也是女人，女人的同情心从来就比男人敏感。尽管是简短的介绍，我却放舍不下，于是开口向他借这盘录相带。他听说我想将这盘录相带带回北京，竟然高兴地答应了我，并且从书架上抽出几本“杏林子”的著作，送给我。他问我：“书沉，好带吗？”

这时我才感受到他是一位性情中人。他们一起上小学时，天真无邪，根本没有产生恋情的可能，因为他比她低一级。后来，他从媒体上得知她生病的经过，又一口气读完了她已发表的文章，竟然一时心血潮涌，一口气给她写了101封求爱信，打了51次长途电话。得到的回答是：“好好工作，赶快攒点钱结婚，年龄也不小了，再不结婚，儿子都耽误了……。”

他接受了她这片好心，提出想见见她，她平静地说：“等你有了太太，一起来。”

他们回台北举行婚礼时，首先去拜望了她。她使他们感

动不已，至今仍是感动不已。“我读一段杏林子写的散文你听听。”他竟然不是在读，而是在背诵：

我们总说要“回归自然”。

其实，我们真正要回归的是顺应天意的怡然，不伎不求的坦荡，不患得不患失的自在，不矫饰，不伪装，不刻意求工，以最单纯原始的心与天地应合。

在混沌初开时，人的生命原是与大地的生命合而为一的。

“这是她写的‘回归’。再听她写的‘夜’。”他不容协商又背诵起来：

夜色深沉中，你静静躺着，四周没有一丝杂音。

你几乎可以感受到大地跃动的脉搏，溪水就在你的血管湍流，风在你的胸腔回旋，你能闻到青草的味道。

温柔的夜像一张羊毛褥子轻轻覆盖下来。

你感到一阵轻适的暖意，不知不觉就溶进梦里。

他仍是意犹未尽，又读了一段《看山》：

每日看山，日日不同。

倘若这一日心中凝重，便觉山颜肃穆，一派萧索；换做心情欢畅，山光迥然一变，流丽婉转，妩媚动人。端看自身心绪变化，遂有山水阴晴之分。

心随物而转，物因心而变，便自有这种种爱嗔怨怒的牵